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四十五回 說官話小子無知 困春悉蕭娘多病

且說章秋谷等聽得金漢良念出許多白字，甚是好笑。章秋谷便埋怨貢春樹道：「今天我們一班朋友都是性命之交，正好趁此良宵快談風月，為什麼偏要帶著這一個蠢貨，被他攪得滿坐不歡？難道這樣的一身俗骨的畜生，你還要和他來往麼？」春樹聽了，也覺有些懊悔，忽又笑道：「他這樣混混沌沌的人物，正好給你做一味下酒的佳餚，比到用《漢書》下酒，還勝強百倍呢！」秋谷聽了，忍不住狂笑起來。

修甫等在旁聽得分明，一個個放聲大笑。

金漢良正在那裡念得出神，那裡去管他們是笑的什麼？也萬想不到笑的就是自家，還在那裡提起了毛竹一般的喉嚨，念得口分得意。眾人雖然惹厭，也只得由他。

好容易一會兒的工夫才算念畢，方才咳嗽一聲，吐了一口濃濃的涎沫，抬起眼睛打量眾人時，見秋谷等還是笑容滿面，心中暗想：幸而我今天顯了一顯才情，他們就登時瞧得起我起來。又見章秋谷今天沒有開口取笑著他，心上更是歡喜。不料這一陣歡喜，頓時忘了平時的顧忌，不覺露了他的本來面目出來，便張牙舞爪的立起來，打著那不三不四的官話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像這樣的文章，兄弟小時也曾讀過。記得還是□九歲的時候，先生叫兄弟念了一部古文。後來又出了幾個什麼論題，要兄弟做什麼策論，兄弟卻也很費了些工夫。可惜現在荒了多年，只怕做出來沒有這般的順口了。」

眾人聽他打著一口京腔，南腔北調的口分可笑。章秋谷忍不住問金漢良道：「金漢兄是什麼貴班？想就要到省的了。果然你們官場中人畢竟有些兒氣派，不要說是別，就是你這一口京腔，也說得口分圓熟，比那戲子唱的京調，信人說的蘇白，覺得還要好聽些。」

金漢良聽章秋谷問到他的功名，這是他生平第一件快心得意的事情，正要逢人賣弄，只把他得意的身子搖子兩搖，好像一個身體都沒有放處的一般。只見他滿面精神的說道：「兄弟是個盡先候選的知縣，現在已經指了直隸的省分。不瞞你老哥說，兄弟報捐這個知縣，倒也很費了一筆大錢，如今打算就要到省去，領了制台的咨文，再進京去引見，早些到省，或者當個什麼差使，也好撈轉兩個本錢。到底這做官的賺起錢來，比到那做生意容易多子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章秋谷聽到此際，實在忍不住，便駁他道：「你既然是個候選班，該應歸部銓選，怎麼又平空的指起省來？況且向來的章程，大凡各省報捐的候補人員，都要先行引見，領了部裡的文憑方能到省。你金漢兄才說要先去領了制台的咨文再去引見，請問這制台的咨文可是給皇上的麼？」金漢良聽了，知道自家說錯了，面上紅了一陣，老著面皮說道：「這是他們引見過的人員出來說的。他們是過來的人，說的話兒料想不錯，只怕還是你章秋翁記錯了罷。」秋谷忍住了笑。又道：「想必是你金漢兄做了吏部，和他們改了章程。我本來沒有捐過什麼功名，那裡曉得這裡頭的規矩？」說得金漢良面上一紅一白好不難過，還虧得他的臉皮甚厚，挨了一回也就罷了，便不和秋谷說話，又同貢春樹談心起來。

秋谷見他不知羞恥，真是天下無難事，只怕老畫皮，竟奈何他不得。想了一會，便又向眾人笑道：「我有一個笑話，講給你們大家聽聽何如？」眾人估料一定是罵著金漢良的笑話，都要聽他又編出什麼故事來，大眾齊聲說好。秋谷含笑說道：「那公冶長不是會聽鳥語的麼？你們卻不曉得公冶長還有一個兄弟，叫作公冶短。」

春樹等聽了公冶短的名字，已忍不住先笑起來。秋谷又道：「那公冶長能解禽言，不料這公冶短也有一般絕技，能通獸語。公冶短的住房間壁，是個磨豆腐的磨房，養著一個驢子，每天四更起來，把這驢子上了籠頭叫他磨麥。不想有一天，這驢子忽然帶著籠頭亂進亂跳，高聲大叫起來，叫得驢主人惱了，把鞭子狠狠的打他。誰知打者自打，叫者自叫，憑你怎樣的亂抽，他還是叫個不住。這驢主人詫異得了不得，連忙過隔壁去請了公冶短來，和他說了，要他聽聽這驢子說的是什麼話兒。公冶短走到驢子身邊仔細聽了一會，驢子還在那裡昂頭掉尾的嘶鳴，似有得意之狀。」

公冶短聽了，把頭搖了一搖，側耳再聽一回，依然不懂。公冶短焦躁起來，搶過一根鞭子。」秋谷說到這裡，走過來把手在金漢良肩上一拍，道：「把那驢子狠狠抽了一鞭，口中罵道：『你這個不要臉的畜生，放著好好的話兒不說，偏要學起藍青官話來。你這樣的畜生，人格還沒有完全，配說什麼官話，難道你也想學著他們一班捐官的人，報捐了什麼州縣，去到省候補麼？』」眾人聽了，這一陣笑聲就如那春雷震耳，一個個笑得話都說不出來。貢春樹笑到極處，一個不留神，竟連人連椅望後一仰，滾在地下，還在那裡大笑。眾人正在笑得有趣，猛然聽見「撲通」一聲，急急的看時，見貢春樹跌在地下，一張椅子也倒在一旁。眾人更加好笑，秋谷連忙過去把春樹拉了起來。

金漢良被章秋谷的一場笑話說得他滿面通紅，又被眾人這一陣笑聲笑得渾身汗出。待他認真髮作起來，料想他們口眾人多，那裡說他得過？只得勉強忍住了，覺得自家面上一陣陣的熱氣直升上來，直把他氣得坐立不安，好生難過，坐在席上如坐針氈一般。巴得他們吃完了，立起身來，金漢良急急的穿好長衫，就如那籠中鳥雀，網內魚蝦，連忙別了主人飛一般的逃了出去。這裡眾人說說笑笑，一路回去，又去打了幾個茶圍，方才分手。

到了禮拜的那一天，王佩蘭因秋谷幾天不去，曉得事情有些不妙，起了一個絕早，梳好了頭，竟到吉升棧內來看秋谷。其時約有□點多鐘光景，秋谷尚未起來。

當差的進來叫醒秋谷，睜眼一看，見王佩蘭扶著一個小大姐，婷婷裊裊的進來，就坐在秋谷牀上，向秋谷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耐到好格，幾日天勿到倪搭去，倪牽記得來！」秋谷也作蘇白答道：「好哉好哉，勿要來浪生意經哉。」佩蘭「嗤」的一笑，把秋谷擰了一把。秋谷披衣坐起，問他為什麼來得這般早法，佩蘭道：「為仔耐幾日勿去，常恐耐有啥格勿舒齊，所以倪來看看耐呀！」秋谷含笑說道：「多謝多謝，看是不敢當的。你有什麼事情，只顧請說。」佩蘭道：「倪也無啥別樣事體，就是格支煙筒，耐今朝好去拿得來哉啵？」秋谷假作失驚道：「該死該死，我竟忘了，沒有到銀樓去定，只好等回兒再去的了。」王佩蘭見說，不依道：「耐前日仔搭倪說得明明白白，今朝啥格假癡假呆，說忘記脫哉。耐吃飯睏覺阿會忘記？倪勿要，耐豪燥點去搭倪拿得來！」秋谷只是笑，也不說拿，也不說不拿。王佩蘭見秋谷不肯，焦躁起來，拉著秋谷的手著緊問道：「耐到底阿去搭倪拿介？」連問幾聲，秋谷並不開口。王佩蘭更加著急，把秋谷亂推，道：「耐說哩，啥一聲勿響哉呀？」

秋谷方開口笑道：「你也不要拿什麼煙筒了，倒是我去拿一把斧頭來送你用罷。」

王佩蘭聽了，跳起來嚷道：「唔篤聽聽看，說出來格閒話，阿要氣煞仔人！耐自家綽仔倪格爛污，倒說倪敲耐格竹槓。耐格人阿有良心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有了良心，還肯敲客人的竹槓麼？」

王佩蘭聽秋谷的話一句緊似一句，更覺生氣，冷笑一聲，一言不發。秋谷也不理會，跨下牀來洗臉漱口。諸事完畢，回身仍舊坐在牀沿，向佩蘭笑道：「為什麼半天並不開口，可是沒有和你去拿煙袋，所以生了氣麼？」佩蘭冷冷的答道：「倪末陸裡敢生氣？只要耐二少爺勿生仔氣末是哉。」停了一停，又道：「倪要耐拿一隻煙筒，也勿算敲耐格竹槓啵。耐勿情願末，好好裡說末哉，倪也無啥希奇。勿殼張耐當時末來浪答應，騙得倪歡喜煞，到仔故歇原是放仔倪個生，還要說倪敲耐格竹槓，耐倒直頭好意思格。」說著就低下頭去，眼波溶溶，好像要流下淚來的樣子。

又道：「故歇倪房間裡格排娘姨，才曉得耐來浪搭倪打金煙筒，連搭仔樓下底格本家才曉得哉，停歇歇俚篤問起倪來，耐是生來無啥要緊，倪阿好意思說得出？」

秋谷聽他說到此間，不覺已是幾分怒意，又聽他說道：「耐故歇歇就是拿撥仔倪，一場刮了幾百洋錢格事體，耐二少爺實梗格

場面，也勿在乎此。老實說，推板點格客人，送仔倪兩付金釧臂，倪理也勿去理，勿要說落哈格相好哉，耐末……」說到此，口中頓了一頓道：「再要說倪敲竹槓？」秋谷不覺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反是我得了便宜了。」王佩蘭面上也紅了一紅，星眼流波，蛾眉半鎖，瞅了秋谷一眼，又道：「耐是有名氣格客人，故歇為仔一隻煙筒放倪格生，倪是就不過坳仔點台末哉。耐為仔格點點小事體，倒賣脫仔自家格牌子。倪搭耐想起來哈犯著嘍？」

秋谷聽王佩蘭說得口分尖刻，不覺勃然大怒，面上已經紅了，勉強捺住了怒氣，冷笑道：「我不過和你說句玩話罷了，難道真要綽你的爛污麼？此刻我就同你一同到銀樓去何如？」佩蘭聽了方才大喜，頓時眼笑眉開的道：「倪也曉得耐勿是格排滑頭碼子，推板點客人，倪也勿肯做俚。」秋谷不待說完，截住了道：「不用說了，我叫人去僱部馬車，我們一同就去。」

恰好那一天，陰陰沉沉的沒有日光，甚是涼爽。佩蘭此時心滿意足，再不多言。

一會兒馬車放在門前，佩蘭叫跟來的大姐先自回去，同著秋谷坐上馬車。馬夫問明去向，加上一鞭，直向楊慶和門前停下。秋谷因和那楊慶和的老班楊寶素來相識，向有往來，便同著佩蘭下車進內，和那櫃內管帳的先生說明，要打一隻金水煙筒，大約四五兩的光景，明天就要來拿。管帳的聽說明天就要，躊躇道：「明天恐怕打造不來，可好略停兩日？」秋谷和那管帳的再三商量，央他連夜趕做。管帳的卻情不過，只得點頭。秋谷略坐一會，拱手辭別。王佩蘭不肯放他回棧，便直到兆貴里來。王佩蘭歡天喜地的同著秋谷進去，那一種要好巴結的情形竟比往常時加了幾倍，難以盡述。

留秋谷吃過了飯，王佩蘭要坐馬車到張園去，秋谷也同王佩蘭坐在一馬車上。

到張園泡了一碗茶，坐得不多一刻，只見一個信人從上首轉了過來，態度溫存，風姿淡雅，走到秋谷面前朝他點一點頭，停住腳步微微含笑，似欲有言。秋谷看時，見是陳文仙同院住的信人金湘娥，也朝他笑了一笑。湘娥悄問秋谷道：「耐阿曉得文仙來浪生病呀？」秋谷吃了一驚道：「我幾天不去，不曉得院內的事情，他為什麼又生起病來？」湘娥道：「為仔耐幾日勿去，認仔耐動氣勿來哉，難末心浪一逕勿舒齊。格兩日局才勿出，才是倪搭俚代格。耐今朝阿去看看俚呀？」秋谷點了一點頭道：「我停回晚間就去，托你回去和他先說一聲。」湘娥應允，也不坐下，姍姍的去了。

王佩蘭雖坐在秋谷對面，卻並未留神，不去理會，只認做金湘娥也是秋谷做的相好。候他去了，方向秋谷笑道：「耐格相好倒多篤呢？」秋谷笑而不辨，心上卻狠記憶著陳文仙，要想張園出來就去看他，王佩蘭死命的拉住，那肯放鬆？撒嬌撒癡的定要秋谷送他回來。秋谷擺脫不來，只得把佩蘭送到院中，一同進去。佩蘭提起了全副的精神應酬秋谷，無如秋谷心上想著陳文仙，總有些無精打采的樣子。佩蘭也猜不著他有什麼心事，只是伴住了不肯放他。

到得差不多二點鐘，秋谷立起身來，一定要走。佩蘭攔阻不住，發起急來，喊道：「唔篤豪燥點來嘍，二少爺要去哉！」就這一聲喊裡，後房外跑進四五個大姐娘姨，一齊擁上，竟是打了一個拷拷圈兒，把一個章秋谷團團圍住，好像那楊國忠的肉屏風，石季倫的錦步障，一些兒水泄不通，七張八嘴的挽留，七手八腳的亂扯。秋谷見此光景暗中好笑，料想走不脫身，只好安心住下。

這一夜，王佩蘭盡力應酬，傾心巴結；雙鉤抱月，半面假雲；花飛錦帳之春，水滿藍橋之路。若換了差不多些的客人，早已被他迷得喪心失志，當不得章秋谷歌場酒陣閱歷多年，那一樣事兒沒有見過？近數年來，更是結束鉛華，屏除絲竹，差不多就有些杜司助夢覺揚州、王摩詰西風禪榻的光景，不過是借著這載酒看花，消遣那牢騷鬱勃，所以憑著那王佩蘭如何做作，只是淡淡的勉強應酬。看看佩蘭的一片虛情假意，反覺得有些惹厭起來，越發把一個陳文仙深深的印入腦筋，竟有些兒丟撇不下。正是：

疑雲怨雨，纏綿宋玉之情；金枕銀環，辜負丁娘之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